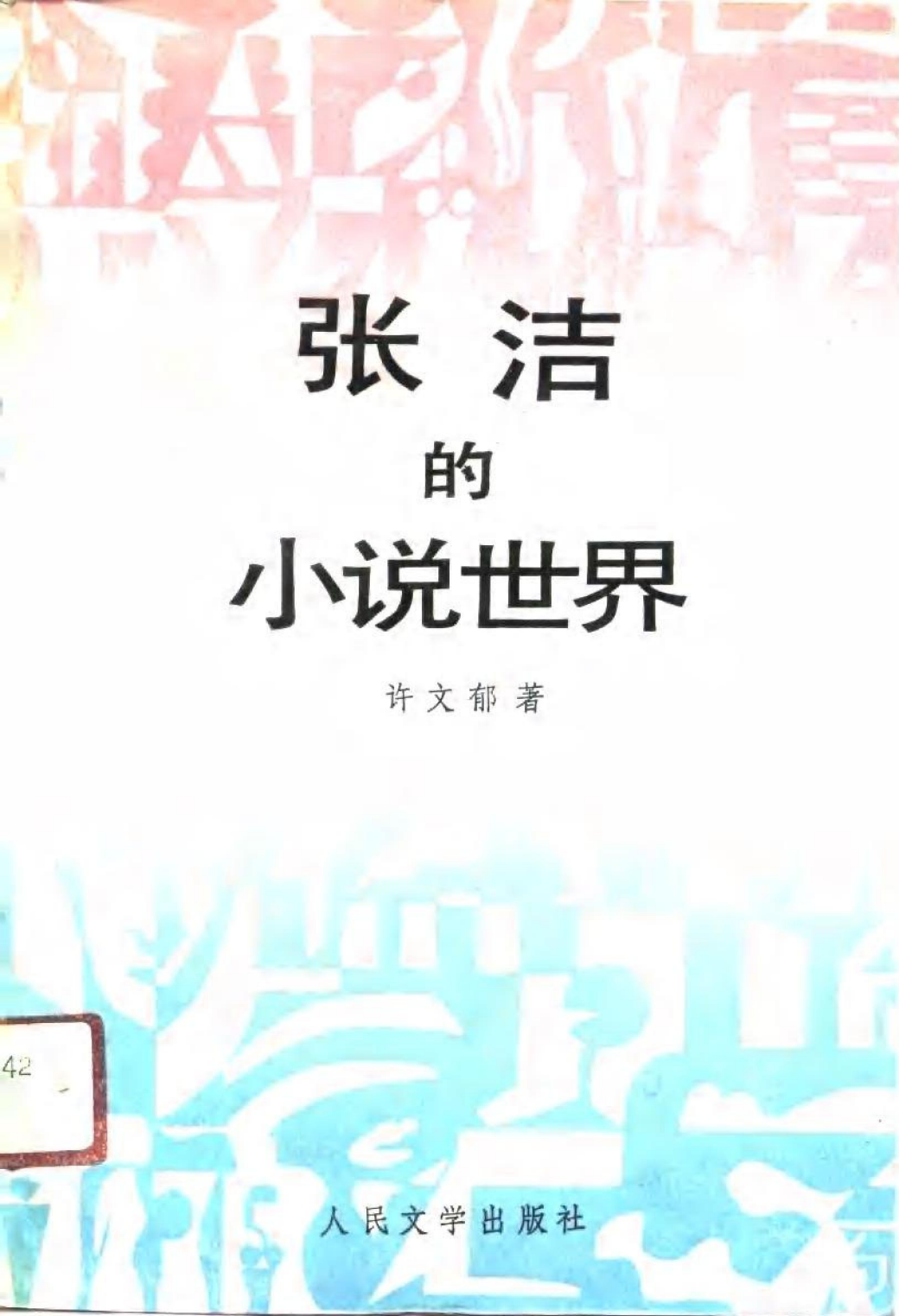




张 洁 的 小说世界

许文郁 著

42

人民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松涛
封面设计：徐中益

张洁的小说世界

Zhangjiede Xiaoshuo Shijie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209,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9 $\frac{1}{2}$ 插页2

1991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190

ISBN 7-02-001267-1/I·1170 定价4.95元

目 录

导 论

张洁小说的七要素	1
(一) 参与意识	1
(二) 追求意识	4
(三) 善与恶的性格对比	8
(四) 老夫少妻的婚姻模式	11
(五) 诗化因素	14
(六) 都市脉搏	17
(七) 女性意识	20

上 篇 本体篇

一 小说世界 表层	25
现实世界与主观世界交合的结构艺术	25
两种对立的形象塑造手法	31
感觉与内心活动的直接呈现	37
流溢着生命活力的语言	44
二 小说世界 深层	51
浓烈的现实生活氛围	52
象征 内蕴	61

执着追求真谛的心	69
晶体——清纯与复杂交合的魅力	81
三 生活 作品 作家(上)	90
热情地拥抱生活	
——张洁的创作倾向	92
追求人的精神的全面发展	
——张洁小说的总主题	101
对生命意义的不倦探索	
——张洁小说的文化因素	111
为人的心灵播下美丽的种子	
——张洁小说的道德力量	122
生活 作品 作家(下)	134
在审美群体意识与审美个体意识的交替处	
——张洁的美学观	134
大写的人	
——张洁的女性观	149
情人 慈父 理想人性	
——张洁小说中的性心理	165
下 篇 比较篇	
一 当代比较	182
梦·现实·创作倾向	
——张洁与张贤亮、张承志作品之比较	182
自我与社会	
——张洁与张辛欣、刘索拉小说之比较	193
两种荒谬感	
——谈张洁的《他有什么病》与王安忆的《锦绣谷之恋》	206

二 历史比较	216
现实战斗精神的继承	
——张洁小说与“五四”新文学	216
妇女解放的漫漫长路	
——从子君、莎菲、林道静到张洁笔下的女性	229
软脊骨的好人	
——张洁笔下的方文煊与巴金笔下的汪文宣之比较	237
三 世界比较	247
文学精神的继承和创作方法的借鉴	
——张洁与俄苏文学	248
传统的反叛	
——张洁与西方现代派文学	263
一对文学的姐妹	
——夏洛蒂·勃朗特与张洁	275
后记	299

导 论

张洁小说的七要素

张洁在散文《我的船》中曾说：“文字对我日益不是一种消愁解闷的爱好，而是对种种尚未实现的理想的渴求：愿生活更加像人们所向往的那个样子。”^①作家的自白不足以作为阐释作品的依据，但从中却可以捕捉到某种信息。随着廿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政治的大变动而成为一个作家的张洁，她的创作不可能超逸出时代所限定的范围。确如她所说，张洁拿起笔进行创作，不是消愁解闷，不是游戏人生。几乎所有的当代中国作家都不例外，他们写作是基于某种责任感来表达对理想境界的渴求。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一矛盾对立演绎出的种种是非曲直、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成为八十年代前后中国文学表现的基本内容。张洁的小说，也自然地限于这一范畴之中。但是，张洁之所以能在中国当代文坛取得自己显著的位置，远不是一句话就能概括了的。张洁用她那支饱蘸激情的彩笔为我们营造的，是一个立体的、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考察这一世界的构成和疆域，可以发现七点基本要素。

（一）参与意识

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是把自我的价值和社会、

^① 《方舟》第283页。

民族的前途融合在一起的自觉意识，是作家的主体意识在文学中的体现。以文学的形式积极参与社会的变革，促进民族的进步，是“五四”新文学革命以来的一个可贵传统。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新文学革命的旗手和闯将，无不以文学作为对社会的参与，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对国家现状、民族前途的密切关注。张洁自觉地继承了自“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学运动的优秀传统。她可以称得起是我们时代的一位艺术家，她身上承担着双重使命——艺术的使命和时代的使命。在这个新与旧激烈交战的变革年代，出于对人民、对生活的强烈的爱，出于振兴国家、振兴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她拿起了笔。她说：“我的思想老是处在一种期待的激动之中。我热切地巴望着我们这个民族振兴起来，我热切地巴望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让全人类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之中。人类所受过的苦难实在太多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什么权利不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而义无反顾地献出个人的一切呢？”^①文学就是她参与变革现实的武器。

她是一位异常敏感的作家，在《让我忘记》这篇散文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那种“漠然”的态度给张洁带来的揪心的痛楚。她永远不可能在愚昧、肮脏、丑恶、卑劣面前漠然处之。她的小说，一般都带有问题小说的鲜明特征。读她的作品，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批判性指向。对于极左路线在人民生活中造成的阴影，对于社会上存在的一切陈腐、僵化意识，对于阻碍时代进程的一切人和事，她都予以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她小说中涉及的问题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有关妇女状况的。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创作之初她不可能不表现出对妇女问题的关切。妇女自

① 《我为什么写〈沉重的翅膀〉》。

身遭受的苦难，妇女的人格与尊严，现阶段妇女的地位，职业、妇女的感情与事业等，都是缠绕着她的问题。像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篇《方舟》、《七巧板》、《祖母绿》等都是如此。但是她决不是一个女性中心的作家，她的小说并不仅仅限于女性生活分析，而是具有较多的社会批判性质，这也是今天中国文坛妇女作家的一个共同特征。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妇女地位的提高，妇女在社会公众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她们的职业特点使她们的生活和艺术都具有非个人化的性质。张洁的目光更多地关注于现阶段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诸如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与人的关系，生存的意义等，这是她小说的另一类内容，像短篇小说《我不是一个好孩子》、《忏悔》、《未了录》、《漫长的路》、《雨中》都表现了作家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张洁的小说还有一大部分都是直接表现她对我们社会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干部体制改革的关注，像她的短篇小说《场》、《条件尚未成熟》、中篇小说《关于……的报告》等，而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更是一部集中思考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家庭、婚姻、思想意识和道德伦理问题的小说。作品展现了国务院重工业部和部属的曙光汽车制造厂围绕如何发展我国重工业而展开的复杂斗争，塑造了重工业部副部长郑子云、曙光汽车制造厂厂长陈咏明等四化建设的创业者、开拓者形象，批判了阻挠四化进程的投机家、部长田守诚，愚昧僵化的专政狂孔祥等。对于如何用较好的办法促进我国经济发展问题，作者甚至直接提出了她的答案，如她强调要重视人的价值，调动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发挥人的才干等。小说不仅写了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斗争，还涉及到家庭婚姻、思想意识形态等领域，展示了不同的思想观念、社会习俗、道德伦理的冲突，使这部小说成为一部较早

又较全面地反映现阶段社会生活的重要作品。

强烈的参与意识不仅从张洁营造的艺术世界，从她创造的艺术形象上体现出来，在写作中，她还常常不能扼止激情，借人物之口或直接出面发表对生活、对社会的看法。激情充沛的议论形成张洁小说艺术上的一大特色。她的议论尖锐、泼辣，不无新鲜独到之处，常能发人所未发，想人所未想，带给读者透彻明晰的快感。如《沉重的翅膀》中关于我们国家现阶段的性质、特征，关于行为科学，关于婚姻的意义与妇女的人格等无不有大段的议论。当然，感情过于激烈，有时就不免偏激，加上作者视角的局限和理论修养的欠缺，有些议论显得肤浅、草率，但无论如何，这些激情的议论却透出作家那种严肃的人生态度，对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事业，她是决不会保持缄默的，她曾借《方舟》中荆华之口说，“可是怎么能够缄默！她难道不是共产党员？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矛盾，没有斗争，还要共产党员干什么？在原则问题上她决不退让半步。暂时地被误解怕什么？历史会对每个人做出最公正的裁判。一个共产党员，只能对真理负责，而不是对自己负责。”共产党员的党性，艺术家的良知，这两点在张洁身上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她创作的思想动机。

（二）追求意识

尽管张洁的小说大多带有问题小说的性质，但这只是小说的表层。作家之所以那样敏于发现问题，急于表现问题，除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还透露出其深层的内在矛盾。中华民族的发展进入现代以来，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把振兴民

族、振兴国家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他们的共同点。除此之外，还需要寻找独属于作家个人的内在的因素。读张洁的作品，我们有这样的感受，她所有的小说背后，似乎总有一颗不宁静的灵魂在急切地寻找什么，探求什么。不安、焦躁、期待，给她的小说抹上了一层永不停歇的追寻色彩，也因此使读者的内心难以平静。不能否认，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类人，他们的心总处于一种不安宁的状态，他们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前方，似乎那里有什么在召唤着他，使他不停歇地向前。张洁就属于这种人，可以认为，她有一颗具有非凡活力的、异常敏感的心灵，这颗心永远在渴求着什么，现实永远不能使她满足，内在的突奔的活力和顽强的个性在永不停歇地追求，追求人的本质力量的扩张和发展。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追求者，他们被某种激情所驱使，着魔般地，不顾一切地追求着心中的目标。具体到张洁，她追求什么呢？“并没有新的故事、新的情节、新的人物，有的，只是一颗执着地追求真谛的心。”人生的真谛，在张洁看来就是一种真善美的极至，一种人的精神的全面发展。在《耕耘播种的人们》中，她说：“我虽然具有人的形体，而在精神上却还是一只需要向人，向一切美好的人进化的，无知而丑陋的猴子。”她看到千百年陈腐意识的毒液早已渗透一些人的灵魂，使他们陷入物欲而难以自拔。这颗敏感的心灵，决不可能与物欲横流的严酷现实自然谐调。追求之于张洁，并不是单纯个人气质决定的，这其中有着一种沉重的历史感和一种执着的人道主义精神，一种对于民族现状的焦虑和对历史文化的反思。深沉的历史意识与哲学意识使张洁超越了俗世的纷扰去追求永恒的美，她期待人类尽快超越“史前期”进入未来。近代英国文学批评家莱斯

利·斯蒂芬斯曾说：“要创造伟大的艺术，必须将一颗特别敏感的心放在世界的磨轮下慢慢地碾碎。”^①张洁的小说中，我们感受到的便是这颗追求的魂灵被世俗的磨轮碾碎时的全部痛苦和美丽的升华。追求的历程，便是那颗心被碾碎的过程。追求，是张洁的小说世界之真髓，她的代表作《爱，是不能忘记的》正是一篇以象征的手法，高度凝炼地表达了追求的意义和代价，追求过程的全部甜与苦的作品。从表层看，这是一篇探讨爱情、婚姻问题的小说。作品写一个三十多岁的姑娘姗姗正在考虑结婚问题，也有了一个“正儿八经的求婚者”，但她却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嫁给他。于是姗姗想到了母亲——女作家钟羽在爱情婚姻上的一段经历。钟羽年轻时曾有过一段无爱的婚姻，离异后，她与一位有妇之夫产生了爱情。小说细致地展现了一颗被爱情折磨的灵魂，描绘了爱情的巨大魅力和钟羽对爱情的执着、痴迷。钟羽与老干部相识二十多年，但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不超过二十四小时，这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爱恋。老干部曾经送给钟羽一套契诃夫文集，作者用十分细腻的文笔描绘了钟羽对这套书的感情，又潜入人物内心，一丝一缕地刻画了钟羽的精神状态，当她在小路上散步时，在窗前凝神眺望时，出差归来后，她都会沉入与老干部在一起的幻觉。好一个勾魂摄魄、刻骨铭心的爱！这种爱不可能是普通的男女情爱，更不是那种婚姻的前奏。在这里，爱升华了，成为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小说中写道：“吸引钟羽的，是老干部那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力量“来自他那成熟而坚定的政治头脑，他在动荡的革命年代里出生入死的经历，他活跃的思想，工作上的魄力，

① 《勃朗特姐妹研究》第253页。

文学艺术上的修养……。”小说对钟羽与老干部的关系的处理是颇具深意的，这一对恋人相识廿多年，双方爱得那样深，却连手也没有握过，这种相爱而不能相亲的情状，作品对老干部身份姓名的虚化处理，都暗示出老干部已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追求的永恒目标。可以说《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深层内涵，正是对丰富高尚的精神境界的永恒的追求，这种追求在现实世界中永不会止息，所以，钟羽希冀着天国，在那里，他们将“永远在一起，再也不会分离”。钟羽这种义无反顾、执着坚定的追求精神，正是作者本人的精神再现。

这种追求精神融贯于张洁的全部小说，成为一种创作的自觉意识。张洁小说的总主题，是对人的精神的全面发展的追求，对实现高度精神文明的追求。她最初的小说，包括《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有这样一个青年》、《谁生活的更美好》、《含羞草》、《非党群众》等，大多从正面表现理想境界的美好和对理想的追求，热情赞扬那种有着丰富、充实的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的人物，表现出更多的希冀和欢欣，有一种抒情诗般的深挚的情爱和动人的情愫。这种情调既与粉碎“四人帮”之初全体中国人的心情相一致，又高出当时大多数充满了愤怒的控诉和悲切的眼泪的作品。但随着生活的深入，面对着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作家感到只有正面歌颂和呼吁是不够的，她的笔触逐渐变得冷峻，在热切赞美的同时，毫不留情地揭露和鞭挞那些阻碍时代前进的绊脚石和投机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向一切存在于社会上的陈腐意识发起攻势。她的小说开始具有更强烈的批判色彩，光明和进步的力量与腐朽、僵化的势力水火难容、激烈地交战，显示了作家义无反顾地追求精神和直面人生的正气。

张洁把她心底的全部理想、全部追求、全部希冀和期待，凝成了一组追求者的群像——田野(《谁生活的更美好》)，钟羽、曾令儿(《祖母绿》)，《方舟》中的梁倩、荆华、柳泉，《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陈咏明、贺家彬、叶知秋……，这些人 都不是命运的宠儿，不是叱咤风云的强者，他们并不完美，甚至有弱点，身心不断被各种障碍所困扰，但是他们都有一顆执着地追求真谛的心。这颗心在那花岗岩都能磨碎的社会面前，却保持了赤子的纯真，顶着各种各样外在的压力和自身的骚扰，执着地追求真谛。

追求，是人类向上的本性，是人类永恒生命力的体现，追求的内涵，就是使人实现自己作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全部潜能。人类能够发展到今天，重要的因素之一便是永无止境的追求。追求意识使张洁的小说超越了一般社会问题小说，超越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而具有社会认识的、恒久的艺术价值。

(三) 善与恶的性格对比

张洁的小说是她直面人生的产物，也是她内在人格的宣泄和外化。“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亚当，作家按照自己的灵魂塑造人物。”张洁在散文《我的船》中这样说。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作家创造的人物世界。张洁显然是一位主观型的作家，要求她按照生活的实有样子细致精确地刻画立体的、具有丰富色彩的人物性格，显然不合作家的固有特点。她不是客观世界外在形态的描绘者。她笔下的人物是她心灵的外现，是她的理想、希望、情感的具象化。她看到了现实世界的全部

复杂性，她却情愿在自己的作品中把世界还原为明确的和富有感情色彩的基本单元——好与坏、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她曾在《方舟》中借梁倩之口说：“这个世界上究竟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我们认真地分析过，对比过，一致认为还是好人比坏人多。可是生活为什么仍然显得那么艰难？这是因为坏人虽少，可是他们的能量很大，而且他们常常是进攻型的、侵略型的。而好人总是处在防御地位，所以坏人总是显得很多。”在她的每部作品中几乎都有处于鲜明对立的两组人物性格，这两类人在政治上似乎没有明显的分歧，他们的对立也不主要显示在行动上，这是一种心灵的对立，是灵魂的高尚与卑劣的对比与较量。这种心灵的对比与斗争，是符合我们现社会的基本矛盾与表现形态的。

张洁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寄托在善的一面，满怀激情地描绘了他们美好的精神世界。她把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都赋予他们。诸如振兴民族的责任感、坚定的斗争精神、高度的原则性以及舍身取义的豪侠之气、安贫乐道的静虚原则、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等等。有时为了取得内心的平衡，这些人物不惜压抑一己的个性、压抑作为人的各种正常需求。如《爱，是不能忘记的》中那一对恋人的举止。《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为了使自己成为“无懈可击”的一生，竟违心地与夏竹筠维持着表面上的“模范夫妻”。更令人吃惊的是曾令儿，竟能为一个损害了她、窃取了她的伪君子无私地奉献一切而毫无怨言，这种牺牲精神到了一种神化的程度。而对那些恶的代表，张洁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憎恶之情，以批判的笔触入木三分地揭示了他们的丑恶灵魂。她对那种卑污的言行似乎有着异样的敏感，常能三言两语就勾勒出一幅丑行图。这种漫画

式的描绘有一种特殊的效果，往往一语中的，但有时又显得偏激与夸张。特别是对那些她反感的女性，不能深入人物的内心，仅从语言、做派上极尽挖苦之能事，显露出尖酸刻薄的小心眼，影响了整篇作品的美感情调。

这种善恶分明、非此即彼的性格对立与张洁的创作思想是一致的，它强化了张洁小说的总主题，但有时那些过于偏执的思想和举止，又使我们隐隐感到某种虚浮和矫情。它表明，张洁这阶段对世界的看法，还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善良愿望上，她在判断和描述人物时使用的是传统的、道德的、静态的价值标准，她的人格理想，基本上是以中国传统的儒家人格标准为本的，所谓“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中国旧文人普遍有这样一个特点，那便是当他们在现实的生活中碰了壁，便会潜入内心，追求一种精神上的所谓永恒境界。张洁笔下那些善的代表也无不如此，丰富完美的精神世界一方面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成为他们心灵的避风港，他们普遍像《沉重的翅膀》中那位女记者一样：“在现实生活中碰了壁，便逃到精神世界里去喘息。”这种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联系表明，张洁基本上是一个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作家，她的思维方式，还不能超越八十年代前后广大中国人所习用的那种平面化、绝对化、线性因果、机械论、理论目的论等模式。她对人物心灵的透视还仅仅处于表层，而没有探索到人性的深处。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张洁属于过去。她的思想方法和创作倾向恰恰表明，张洁是我们时代的作家，她不可能避开过去的胎记，而从她一九八五年后的创作发展看，这位执着追求真谛的作家正积极地跟随变革的时代而实现自我的变革。

(四) 老夫少妻的婚姻模式

考察张洁的小说世界，我们发现只要是涉及到爱情婚姻的小说，其中都存在一个大致相似的婚姻模式——老夫少妻。《爱，是不能忘记的》不用说了，可以看作《爱，是不能忘记的》续篇的《波西米亚花瓶》，写四十岁的梧桐与六十多岁的老干部简的婚姻，他们因爱而结合，因爱而差点分离；《七巧板》中，大学毕业不久的尹眉嫁给了五十多岁的卫生局长袁家骝，家庭生活十分和谐；《沉重的翅膀》中写了四对夫妻的家庭生活，几对年龄相当的夫妻在感情上都不够和谐，唯一一对和美幸福的是曙光汽车制造厂厂长和比他小十四岁的“娇小可爱”的妻邹丽文。《方舟》和《祖母绿》中的已结束或没有结束的婚姻，都是年龄相当的组合，但结局不是分离便是同床异梦。这两篇小说可以成为老夫少妻模式的反证，更加证实了这一模式在作家心中的地位。

张洁为什么如此偏好老夫少妻的婚姻模式呢？张洁在一九七八年发表了一篇散文式的小说《拣麦穗》，作品写了一个未谙人事的小女孩大雁去地里拣麦穗，别人问她拣麦穗做什么，回答是我要备嫁妆哩。嫁给谁呢？“我要嫁给那个卖灶糖的老汉！”哄堂大笑。是的，一个黄毛丫头要嫁给脸上的皱纹一道挨一道的老汉，似乎荒诞无稽，但我们却不能像作品中的二姨和那些围着大雁的姑娘媳妇们一样笑出声。我感到，这个看似荒唐的故事成为张洁以后小说的一个提示，既提示了张洁小说中的婚姻结构，也提示了作品中的感情基调。小姑娘嫁给老汉，如果这个理想实现，那便是一个标准的老夫少妻的婚姻结构。如果我们再认真看看这篇小说，会发现这里不仅有一个未谙人事的

小姑娘的只能引人一笑的言语，更有着使每一个正直人都动心的真情。小姑娘曾经学着村里所有大姑娘的样，认认真真地做了一个烟荷包(尽管皱皱巴巴的像个猪肚子)，偷偷珍藏着准备送给她的“男人”，随着她年龄成长，小说写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倒真是越来越依恋他，每逢他经过我们村子，我都会送他好远。我站在土坎坎上，看着他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山坳坳里。”这种感情一直延续到老人离开人世，延续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而老汉呢？也真疼她，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希求，没有任何企望”的疼爱，一种不含任何世俗的利害的，自然、纯真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这种感情，也正是作家始终追求的。无论是在《爱，是不能忘记的》，还是《波西米亚花瓶》、《七巧板》和所有有关这方面内容的小说中，使男女双方相爱的，不是权势，不是地位、不是金钱，也不是美色，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吸引，这种吸引力足以战胜一切物质的利诱，使男女双方涉过一道道世俗的河流，舍弃种种爱情婚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甚至性生活，去追求那永恒的存在。

这种追求又显示出某种偏激和矫情，但它同样与张洁小说的总主题相一致。出于对高尚完美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张洁格外鄙弃那些被物欲渍染的灵魂，这使她在表现理想婚姻时，过于强调婚姻的爱情基础，强调爱情的精神方面。这样，那种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有高尚的精神境界、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有真诚的信仰和坚定的斗争精神的成熟的男性，自然成为她心目中的理想对象。在张洁那些涉及到爱情婚姻的小说中，这个被肯定的男性形象除了精神状态一致外，在外形和性格，在表达感情的方式等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不能不使我们猜想，这些男性有一个共同的生活原型。这个原型在女作家心中生活